



■梅山武術夠狠夠硬



■梅山儺戲



■梅山巫術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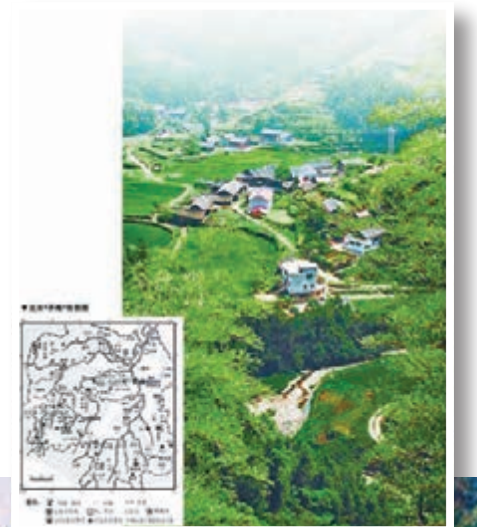


■新化當地練武盛行，連白髮老者也能露幾手。

古老文明遺存：梅山文化



■古梅山信奉的神——倒立行走的張五郎



■北茱開梅園及梅山古村落



■新化紫鵝界秦人梯田

以位於湘中腹地的新化、安化為中心，這裡崇山峻嶺，曠野蠻荒，苗、瑤各族雜居。自古以來，他們不服朝中天子，不繳苛捐雜稅，人人一身鐵骨，事事求神問路……在歷史長河中，這方封閉獨立的土地被稱為「梅山」，在這裡生活的子民被稱為「梅山蠻」，而在這裡形成的古樸、彪悍、神秘的巫文化，被現代學者統稱為「梅山文化」。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建花、李青霞

「梅山」非「山」也，指的便是今天的洞庭湖以南、南嶺山脈以北，湘、沅二水之間成西南—東北走向的資水流域—雪峰山區，一塊近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宋代之前，梅山以苗族、瑤族和其他土著居民為主，因處極惡之地，這裡的山民過著原始農耕、漁獵的生活，形成了帶有濃厚巫術色彩的原始、封閉的土著文化。由於生存空間的封閉和族群的獨立，900多年來，深厚悠遠的土著文化和歷代移民帶來的外地文化不斷整和、交融，形成了豐富多彩而獨具特色的梅山文化。

湖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梅山文化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新吾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梅山文化以遠古漁獵文化為基石，在古老巫術外衣的包裹下，有著自己獨特的民間文化與民俗特色，打上了鮮明的地域烙印。它的內涵豐富，不僅表現在宗教信仰上，還滲透在梅山人生產生活的點點滴滴中。

成功申報非遺

隨著時代發展，神秘的梅山文化也不可避

免地被現代文明一點點侵蝕。新化縣委書記胡志威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為了保護古老的梅山文化，新化縣專門成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小組，對梅山文化進行搶救保護。目前新化縣有武協、縣武術館、鄉鎮武術協分會共16個，民間武術館院校達24所。而新化山歌更是在2006年列入湖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首批名錄中，並於2008年，成功申報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

據李新吾透露，目前已有30個小組深入到新化各個鄉鎮、山區對現存的梅山文化進行摸底調查，12月底將會有一個初步的結果，湖南省民協梅研會將根據調查結果對梅山文化進行一次全面、深入、系統的梳理和研究，並制定相應的搶救措施和方案。

梅山武術 夠蠻夠狠

走進新化縣水鎮一個大院，映入眼簾的便是這五橫四縱的練武方陣，方陣中基本上都是七、八歲的男孩女孩，別瞧他們人小，但練武的氣勢卻十足，打出的拳頭也堅硬有力。

據當地人說，在新化，上至八旬老人，下至五歲孩童都會點梅山武術。在這裡還廣為流傳着一句話：「王爺山的打，思地溪的要，夏屋場的棍，牛塘灣的叉」，說的就是梅山武術中奇特的套路和兵器。

據了解，古梅山人生活在「人民少而禽獸眾」的深山老林，而且長期處於封閉狀態，歷代統治者都想征服他們，使他們歸於「王化」。為了生存和發展，練武就成為了山民們的第一要務。在長期與野獸和外來勢力的搏鬥中，尚武，就成為了梅山人的傳統，並深融於血液成為梅山人的標誌性特徵。

時至今日，新化當地習武之風依舊盛行，至少有近半人練過梅山武術，武館如雨後春筍湧現。隨著新化武師在各種全國性、世界性散打、搏擊或者舉重比賽中屢獲佳績，名氣越來越響，無數的外省甚至海外人士慕名來學武。

「鏘鏘鏘」、「鏘」，這相擊的「兵器」並不陌生，就是農家常見的鋤，73歲的羅老要起來揮灑自如。這獨特的「兵器」引起了記者濃厚的興趣，梅山武術第19代掌門

人，68歲的晏西征向記者解釋道，梅山武術中，鐵耙、鐵尺、齊眉棍，甚至條凳、方桌、長煙筒等日常狩獵和勞作的工具都是稱手的兵器。

「與獸拚，不是獸死就是人亡，與敵拚，不是敵死就是我亡。」因此梅山武術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蠻」、「狠」。晏西征說：「要練成梅山武術，必須蠻練基本功，練出一身鋼筋鐵骨，和人交手，則是夠狠夠硬，所以梅山武師特別能拚命。」

山歌活化石 唱進中南海

「郎在高山打鳥玩，姐在河邊洗韭菜。哥哥嘍，你要韭菜拿幾把，你要攀花夜裡來……」一曲《郎在高山打鳥玩》盡現梅山山歌的神韻，正在演唱的這位就是現今被譽為「梅山歌后」的陳福雲。

細心研唱梅山山歌20餘載的陳福雲雖已年過4旬，但其聲音仍清脆通透。陳福雲介紹，梅山山歌之所以產生，是因為當時的梅山人沒有自己的文字，峒民們表達思想、傳遞信息、反映生活、記事傳書，甚至宗教教義都是用歌謠來表現和傳承的。在記事傳經



■「梅山歌后」陳福雲演唱梅山山歌

方面，有峒事歌、族歌、節氣歌、樵歌、秧歌等，這些歌或直傳史事，或細唱傳文，或詳述經歷，或明教事理。小孩自懂事起就由父母或兄姐教唱，代代相傳。所以峒民們在生產、生活中是事事必歌，處處有歌，人人會歌，唱歌就像吃飯一樣是生活必需。

陳福雲告訴記者，1957年，她的老師、著名山歌手伍喜珍進京參加全國民間藝術匯演，她演唱的新化山歌《神仙下凡實難猜》，榮獲一等獎。她把新化山歌唱進了中南海懷仁堂，毛主席聽完山歌，握着她的手高興地說：泥巴裡長出的歌，蠻脆蠻甜呢。

梅山山歌聽起來卻不同於別處山歌的悠揚空靈，而是有種別致的野性韻味包含其中。陳福雲解釋道：「這裡的山歌是『前句唱來後句拖，好比高山推石磨。酸鹹苦甜麻澀辣，花糖鹵進土菜鍋』，講究的是唱功上的寸勁兒，它的特點概括起來就七個字，那就是『野』、『蠻』、『鬥』、『辣』、『癡』、『淳』、『真』。」

梅山山民有一種「霸蠻」的性格特徵，他們將這種性格特徵融入了山歌的歌詞、唱腔中，梅山山歌聽起來更粗狂、原始和野性，自成一派。

星級爸媽使出渾身解數 培養孩子閱讀興趣

今年「新閱會」的首場主題講座「一年之計在於春」日前於新鴻基地產中心正式開堂。是次講座以四位城中成功人士，包括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著名導演張堅庭、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和親子專家鄧蕩霖的對談為主。四位精英在講座中都放下了自己的職業身份，從作為人父母如何培養自家孩子閱讀興趣的角度出發分享各自心得。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強調每年都要為孩子設定一個閱讀目標，他說：「鼓勵青少年兒童閱讀，父母的支持和指導尤為重要。新年伊始，父母應與孩子一同訂立清晰的目標，這樣才能更好地實踐愉快閱讀的理念。」

而親子專家鄧蕩霖和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則就如何引導孩子愉快閱讀，自主學習展開了一場生動有趣的辯論。作為母親的鄧蕩霖提出要給予不同的孩子細膩而有區別的引導。因為不同年齡層次、不同性別的孩子有興趣的讀物必然不同，所以作為家長首先應細心觀察總結孩子喜好，再對他們循循善誘。她說：「以我自己的兒子為例，他愛讀《福爾摩斯》，所以便給他買了英文原版的《福爾摩斯》，還送了他一頂福爾摩斯的帽子。兒子說戴著讀書更入戲，更能享受當中的樂趣。」

和鄧蕩霖相比，施永青採取的則是「放養式」的教育原



則。他認為孩子最好能在大自然、社會及書本三個維度去獲取知識，而且是自主地去獲取知識，而非被動接受。施永青更鼓勵自己兩個孩子讀書之餘也要獨立思考。四月復活節期間，「新閱會」將舉辦兩日一夜的閱讀及寫作營，邀請資深作者、學者，以及傳媒人，主持小組討論、工作坊和講座等，讓對寫作和閱讀有興趣的年輕人，更深入了解文字與創作。該會亦會再度舉辦「濃情·家書」新地閱讀寫作比賽，鼓勵港人閱讀好書，同時與家人分享閱讀感受。

■文：趙倩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兩岸四地名海海南對話：兩岸文化交流需要不斷實踐

中新社電 參加2014兩岸筆會的兩岸四地名海20日在海南保亭對話，他們「憶往昔」，認為兩岸文化交流需要不斷實踐。

80歲高齡的著名作家王蒙稱自己「屬於全天候、抗干擾寫作工人」。筆耕60載的他說，兩岸從很早開始就互相介紹作品。白先勇的小說《永遠的尹雪艷》在1979年6月《當代》雜誌創刊號刊發。「大陸也向台灣輸出了很多文學作品，我也給過季季老師稿子。」

「兩岸的藝術家來往非常多，不受限制，不帶任何色彩。」王蒙說，「我在家也接待過許多朋友，像郭楓、瓊瑤、平鑫濤。在大陸見到了白先勇、余光中。台灣的旅美藝術家李安的電影，在大陸火得不得了」。台灣著名作家季季認為「兩岸交流需要不斷的實踐」。「台灣的《中國時報》有個重要的文學獎叫時報文學獎，1988年，我在時報文學獎的徵文辦法裡把大陸作者納入進去。」

「所以在1988年，就來了非常多的大陸作者的作品。1988年小說和新詩的首獎、小說的推展獎三個大獎都被大陸作者拿走了，這是開創性的一件事情。」季季說。

因為工作的關係，季季常常到內地出差、約稿。「我也會介紹台灣的作家到大陸來發表、出版。」季季說，從文化交流這件事來說，從1987年一直到現在，我一直都在實踐這件事情。

「華文創作，不管台灣作家或是其他省份的作家，以他們所生活的背景、人物來創作。以前由於隔閡的狀態，我們不了解各省份的人過甚麼樣的日子，他們心底在想甚麼，有甚麼樣的渴望和想像。可是通過文字和創作，我們慢慢了解了。」季季說。

海南作家蔡葩不久前去過台灣，她在現場動情地唱起了歌曲《我們都是一家人》。梅山山民有一種「霸蠻」的性格特徵，以前都是通過想像、圖書，來想台灣是甚麼樣子的。盼了40多年終於到了台灣。」蔡葩說，「海南和台灣的文源特別相通，看到台灣原住民的歌舞藝術、習俗、圖騰，都讓我想起我的家鄉海南島。到了台灣，讓我有尋找到親人的感覺。」

香港著名畫家王秋童說：「台灣跟海南民俗性、文化性是共通的，在大中華文化圈是一體的。名家的交流在逐步加強，可以在民間的交流更寬容一點。」